# 万物有灵，怀抱诚挚的爱去亲近天地

## ——读赵丽宏长篇儿童小说《树孩》

◆ 徐闻见

故事从生命的结束开始。

一场山火，侵袭了万物有灵的森林世界，一棵生长了百年的黄杨树，在熊熊烈火中见证了死亡的阴霾。死亡，一个世人以各种方式回避的词语，被“生命以点点星火在混沌中瞬间消失”的意境悄悄替换，孩子们在绝美的笔调中触摸到这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当孩子们面对生离死别而茫然无措的时候，或许会记起自己在幼时读过的这本《树孩》，想起树孩的漂流史——一个不断被“希望”拯救的英雄史，于是，他可能就有了歌颂生命的勇气。

这是赵丽宏新近出版的长篇儿童小说《树孩》带给我的感动。这部作品，是他第一次以完全虚构的幻想故事创作的小说。

自然造物，生命卑微，在小说里，世界似乎不断吹响死亡的号角：无数生灵在山火中化为灰烬，雕刻家患病而亡，白发奶奶的孙子“小宝驹”早夭，狗狗金绒毛命丧洪水……然而生生不息的大地从未停止过拯救繁复的生命：山火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浇灭，烧焦的黄杨木被雕刻家妙手雕成树孩获得新生，树孩在流转中成为病危者的救命筹码或失心者的救心良药，机智的小老鼠赶走偷盗者挽救了树孩，忠诚的金绒毛救下了白发奶奶的性命，随波漂流的树孩帮助放生了花鲢鱼，树孩在芦苇荡中重新长出了黄杨木的根须……

生命的循环是你来我往的过程，有死，就有生，这是死亡的意义。我们无力更改，也无可挽回，但生命中充满了“碰巧”的偶然，偶然的相遇又会带来必然的改变。在这必然的改变中，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总能溯源最初的痕迹。这些，都是赵丽宏隐藏在一个简单而质朴的故事背后，深刻而丰厚的意蕴。树孩在流浪中与万物沟通，从他们身上学到关于生与死、变与不变、偶然与必然等哲思性的辩证话题，而这个看似荒诞的“万物沟通能力”能够让阅读《树孩》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愿意相信的理由，就在于不同物种之间彼此“真诚的感受”。放下书的那一刻，我全身的毛孔似乎都舒张了，触觉变得灵敏，内心变得柔软。

黄杨通过叶尖的颤动传递情绪，木雕从眼眶中渗出泪水表达悲伤，基于现实主义的大胆想象最终落在务虚的“感受”之上，使得世间万物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并与其他生灵交流成为可能。怀抱诚挚的爱去亲近天地，我们可以听见一颗种子正破土而出，一滴露珠正跌入池塘，一只雏鸟正嗷嗷待哺，一轮孤月演绎着阴晴圆缺。这是生命的权利，也是《树孩》在文本中为每一个孩子的心灵埋下的美好种子，更是潜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基因里的东方美学密码。

赵丽宏说，写《树孩》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舍不得写完的情绪。哪位读者又舍得放下这本书展呈的美好世界呢？童话在众多文学形态中独成一脉，是因为它能通过整体的寓意和抒情，将幻想和现实熔铸成一个象征的实体世界，我们阅读童话的过程，就是抵达内心理想世界的过程。

有人觉得看《树孩》会想到《木偶奇遇记》，那是一种叙述层面上的成长故事类型，的确，孩子们在追随树孩漂泊历险的过程中理解这个世界的善良、智慧、贪婪、嫉妒、忠诚等人性百态，但更贴近于《树孩》审美取向的是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只不过，同样是唯美主义的抒情童话，赵丽宏的《树孩》用诗化的语言营造出一个更纯粹、更灵性、更东方也更超然的意境。

站在2020年的年初，没有谁能预料疫情将以如此态势肆虐全球。心中构想多年，赵丽宏的这本书就在这一年间创作完成，有关生命的奥秘，都潜藏其中。

这是儿童文学应有的姿态。不是俯视的说教，也不是俯就的讨好，赵丽宏说：“我写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都要求自己变成一个孩子，用一个孩子的眼光和心思来表达。这不是装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为主要读者是孩子，就放弃故事本身的延展性。

赵丽宏将他质朴而诗意的个人风格融入《树孩》的故事氛围，创造出一部与他之前“童心三部曲”（《童年河》《渔童》《黑木头》）迥然不同的儿童文学新作。他以诗人惯常的直觉，敏锐捕捉到自己对于生命的体察，将这份情绪化作创作的喷泉，然后细细咀嚼，慢慢反刍，以张弛有度、不疾不徐的笔触娓娓道出一个树孩的漂泊成长史，吟颂了一首奇妙的生命赞美诗。

# 在山风花语中慢慢治愈

◆ 刘军

文学是一种疗救，诊治的首先不是读者，而是作家自身。对抗也好，治愈也好，皆是作家留下的精神气息，它们是文学症候的构成部分。近日，作家青青的散文集《王屋山居手记》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王屋山位于河南省济源市，其声名源于古老的神话寓言。居于省城的青青以派驻记者的身份抵达济源，五年光阴下来，与一座山得以结缘，折叠的人与事，还有王屋山四季的光影投射到内心所激起的波澜，不断积累成呼之欲出的形状。一句话总结，山中四时、植物的独特气息，构成了她提笔创作的酵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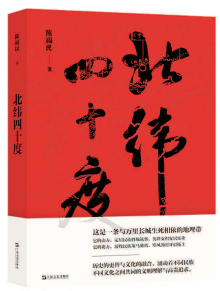
《王屋山居手记》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山居，对应着对城市生活的治愈；一个是植物，对应着对童年的治愈。之所以会有治愈行为，这是因为内心的情感和感知尚未被世俗完全摧毁或者同化，因为自我还保留着童年伤口的新鲜经验。青青笔下，山居生活既是城市生活的对立面，也是一种补充。山中的探访、游历、倾听等生活形式，充溢着让时间慢下来的细节，而缓慢恰恰是对急速和善忘的最好治愈。这本散文集的前两个小辑，《看山》和《访树》所记录的就是作家山居生活的方方面面。青青以清丽的笔触刻画了黑夜、星光、动物鸣叫、古树、寺庙、繁花等景物。集子的前两篇散文《山静如太古，日长如小年》《谁把黑暗照得透明》，分别指涉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光感，一个是颜色。在城市这个巨大的文明容器里，光感和颜色的过度生产造成了人们自然本性的消退。而对于功能的退化，多数人习焉不察，且习惯成自然，但在少数人那里，光感和颜色的自然本性的丧失则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比如睡眠质量，比如视觉享受，比如其他美学感受等。这两篇散文记录了山居生活对自我的抚摩和激活，并集中于对山中暗夜的勾勒上，一方面是单一色调对注视的调整，一方面是黑暗中的沉静激发了久远记忆的回归。这样的机遇，一次深刻的体验就已经足够。作家调动了诸多知识储备和个人记忆，着力还原黑夜对身体功能的重新调试，还原黑夜的象征功能。因为沉浸和静止，独特的感知得以建立。大自然的治愈功能，这是很多城市人皆感知深切的。

在《莳园》《种花》这两个小辑中，作家回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小小的自我的园子，各种各样的植物，构成了书写的内容。植物有代谢，我们看见的样子总是无恙的，它们的味道、颜色、观感、气息最终的落脚点，却是故乡南阳的乡下。那里有稍显孤单的三间房子、奶奶、童年的“我”，还有家畜的叫声和各种植物的呼吸，当然，甜蜜的气息之外，还有那个特定的“空无”。最丰满的植物在幼小的心灵里占据，但始终无法填充或者替代那个“空无”，所以，成年之后，一切植物的气息都有着特别的味道和特殊的含义。

原生的植物皆有其禀性，如同青青笔下的桂花树，如果在挪移的时候，朝向太阳的方向不对，抑郁的因素就会从内部增生。在这个世界上，听得懂心跳往往是一种修辞，而听得懂植物的生长，则一定是懂得生命的人。这与文化无关，它是直觉的果实。

# 北纬四十度分隔着什么？

◆ 杨早




《北纬四十度》的大背景是两千年来的游牧文明与中原定居文明的博弈，全书写了十余位文明之争、文明之合中的关键人物。第一篇写的就是赵武灵王，他的主要贡献是“胡服骑射”，正因为有了向游牧民族学习的创举，他才能将中原的疆域一直向北推到呼和浩特。

从赵武灵王之后，北纬四十度这条地理线，就成了一条文明生死线。北方的民族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千方百计打过北纬四十度线，但一旦入主中原，这个游牧民族就会马上变成定居主体民族，又要回身面对北边更野蛮民族的侵扰与冲击。我们中学都学过《木兰辞》，这首长诗记录的正是鲜卑族政权北魏的征兵。“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花木兰打的是谁？打的是柔然这种更北方的少数民族。

北纬四十度这条线不是汉胡的分界线，它是由于气候、地形、自然植被以及生产方式、风俗人情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性质文明的分界线。之所以这条分界线一直贯穿了两千年，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发源自哪里的游牧民族，只要冲过这条线并定居下来，生活方式必将发生巨大改变，变成定居的农耕民族，并且要面对新的游牧民族的冲击。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冲击和反冲击，或者说“挑战与回应”的历史。

《北纬四十度》从写法上看，可以归为最近几年特别热的“走读书写”。很多时候，有没有到过所写之处，有没有感受到山川无语而逝者如斯，对写作心态、写作方向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写法也形塑了《北纬四十度》一书的独特。试想，每天沿着北纬四十度线那条G6高速公路东西穿梭的车与人不知凡几，而读过中国历史上诸多文明争夺战的读书人更是车载斗量，但能如陈福民一般身践斯土又能穿行史籍者，又有几人？传情达意妙笔生花之外，这才是类似写作的核心能力。

《北纬四十度》的架构同样很有意思。它一共11章，前面10章都是讲人物的。但是最后一章是《遥念右北平》，实则是“右北平小传”——它是以一个已经消失在史书中的地理名词总揽全书。

如果再考虑到全书的书名《北纬四十度》，你会发现，这本书实际上是以地理意义来架构全书，而非常见的人物传记合集。它的出发点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按照地理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北纬四十度》，不只是注目于每章书写的故事与人物，你又会发现，“北纬四十度”是很显形、容易被注意的地理线，但全书内在还有另一条地理线。北纬四十度是南北的分隔线，也是游牧文明与定居文明的生死线，而从汉高祖的“白马之围”到匈奴内附，北魏孝文帝南迁，安史之乱，燕云十六州宋辽拉锯，土木堡之变，再到作者心心念念的家乡“右北平”，书中还潜藏着一条从西向东的潜在地理线。这条潜在的地理线，与整个中国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往东南移动密不可分。从关中长安，到东都洛阳，再到幽州北平，中原王朝首都的变动，也遵循着这样一条潜在的叙事线索。而自从安史之乱划界，中原文明向西的推进就变成越来越弱，越来越后退，东亚在亚洲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直到近代，“右北平”从“东蒙”变成了“热河”，又被瓜分给了辽宁、内蒙、河北三个省区。陈福民自己生长于河北承德，父亲是辽宁朝阳人，母亲是内蒙赤峰人，看上去一家分属三省，其实这三座城市，正是当年右北平—热河的三个支柱。借助《北纬四十度》的书写，陈福民完成了对已经消失的故乡，印象中已经模糊的长城，一次属于他个人历史记忆的招魂。

然而这种个人的历史记忆，又呼应着宏大的民族集体记忆，呼应着两千年的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你走进这本书，看见文学，也看见历史，考据与抒情，热烈与冷静，哪一样更能召唤你打动你，你就随着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一本好书的魅力，它像一座冷兵器时代的棱堡，难以攻陷，又充满挑战。

## 新书速递

### 《中国节日童话》

本书以小男孩小水滴的视角，讲述在温暖的家庭氛围中如何度过一年之中各种不同的节日。这本书通过好玩有趣的节日故事，帮助孩子了解中国节日的来龙去脉。

这不仅是一本讲述中国传统节日的童话书，还是汇聚中国传统之美的美育书。民俗学学者带领孩子穿行中国千年文明，了解12个重大传统节日，24个节日趣味故事，40首诗歌童谣，60个民俗知识点。这里有春花秋菊、河边蒿蒲、山间流水的自然之美；有檐间燕子、乡间菜园、山中蜂箱的乡间生活之美；有元宵看灯、清明插柳、重阳赏菊的民俗之美；有歌谣、诗词、故事的语言之美；还有奶奶、爸妈、姑姑等亲人间温馨的家庭伦理之美。

### 《如果爱，如果不爱》

这是著名小说家阿袁的首部散文随笔集。阿袁让她的小说人物现身出场，审视剖析他们的现实人生与性情由来；阿袁聊书聊写作，观人论世，体察大千世界，渗透着学院派作家特有的知性与智性，亦贯注着女性作家的感性与灵性。这些散文通脱爽利，生动俏皮，行文中古典诗词、中外典故信手拈来，彰显出一位学者型作家的学养与积淀。

### 《云上的十八岁》

这是一名“95后”为当代青年正名的告白之作，以深入贫地、书写真实的行旅笔记，作为给世界、家乡和亲人的礼物。

作者以做义工、实习和考察探访的方式，深入欧洲科索沃、美洲危地马拉、亚洲尼泊尔、西非海岸等鲜有人踏足的国家和地区，去发现隐秘角落的别样风情，观察某些地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当地居民的生存现状，剖析和思考从食物浪费、种族歧视到外劳人员困境等当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

这是一部关于爱、成长与感悟的诗篇，展现了一名心怀天下、对世界充满善意、不忘自省的“95后”青年形象，呈现了他眼中不够完美却温暖真实的世界，也让读者看到这一代年轻人敏锐的洞察力和关心社会及世界发展的国际视野。